



唐宋小品
十家

刘后村小品

赵季选注
叶言材

文化艺术出版社

刘后村小品

赵季 葉言材选注

文化艺术出版社

刘后村小品

赵季 葉言材选注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150,000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39-1536-6/1·679

定价：12.60元

出 版 说 明

因为我社《明人小品十家》的编辑出版，获得了不少好评，于是，就有了续编《唐宋小品十家》的想法和今天的这套丛书。

小品作为散文一脉，虽滥觞甚远，然而却实在没有严格的界定与模式。只是明清之际的文人抒写性灵，做出许多任情率意的轻灵文字之后，人们便习惯于把小品文与轻松闲适联系在一起。本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等人的提倡与推广，遂使小品文定位于悠闲与轻灵之间。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左翼作家，对此非常愤慨，并明确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入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然而，文学理论上的界定，并不一定能成为社会的共识。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小品文大行其道，人们对小品文的理解，似乎仍脱不了“性灵闲适”的范围。我们在编辑《明人小品十家》时，也还是本着轻松明快的旨趣。

唐宋两代的小品，却无明清那般风格齐整，更不用说轻灵秀美了。唐人文尚辞赋，四六文作得颇为精彩。虽然有韩愈、柳宗元力倡古文，但他们抒发真性的方式是诗。宋人比较清通，尤其是他们的语录，写得格外洒脱平易，意味隽永；可他们更喜欢在词令中倾诉自己的感情。因此，唐宋之际，虽有八位散文家比肩而出，但他们的文章更多的是凝重、庄穆，甚至有些沉重。如果仍拿着“性灵闲适”的尺子来编纂唐宋小品，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小品文并不等于性灵通脱，借用鲁迅的话说：“讲些小

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按照这样的思路，参考作家的声望和代表性，我们为《唐宋小品十家》选择的作家是韩愈（昌黎）、柳宗元（河东）、罗隐（昭谏）、皮日休（鹿门）、陆龟蒙（甫里）、欧阳修、王安石（介甫）、苏轼（东坡）、陆游（放翁）、刘克庄（后村）。书的命名，则根据其本人较为常见的字号而定。

既然是小品，简洁似乎是必需的条件。所以，涉及到每个作家的作品选取时，我们也要求尽量不选那些宏篇巨制或“板着面孔”说理的文章，即使是公认的名篇，也不妨割爱；而诸如柳宗元的游记、欧阳修的书简、苏轼的题跋，虽然不足以反映他们文学成就的主要方面，但却因为不曾带有太多的“载道”重任，而自然流露出作者较为真实的内心层面。类似的篇什，是我们希望能奉献给读者的。

尽管如此，唐宋之际的小品文，与明人还是有明显的差别。韩、柳、欧、王姑且不论，即使被鲁迅大力推崇的罗、皮、陆的作品，其中的不平、愤懑、沮丧甚至绝望，也是在明人小品中很难体会到的。这也许正是小品文特征的另一层面的展示。读读它们，人们应该别有一番滋味。

从明人小品到唐宋小品，选题的确定更多地是从市场去考虑的。然而，如果以此为契机，对历代的小品文作一番重新的检索与梳理，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任何想法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前 言

—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自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时人尊称为后村先生。今传《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中诗四十八卷，词五卷，赋一卷，其余大多为文，末三卷是他人撰定的《后村先生行状》、《后村先生墓志铭》和《谥议》。

后村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年，经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卒于度宗成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去世后七年，临安就陷于元人之手，端宗奉表出降。可以说，后村一生亲历了除宋高宗之外的几乎全部南宋时代。

后村少年时敏而好学，“日诵万言”，（林希逸《后村行状》）“出语惊人”，“为文未尝起草”。（洪天锡《后村墓志铭》）二十三岁，因门功（后村父刘弥正生前官至吏部侍郎）补将仕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他一生中做过幕僚，任过县州府地方官，入朝进过史馆，官至兵部侍郎和工部尚书、侍读，七十八岁时以焕章阁学士致仕。在八十二岁时还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八十三岁逝世。后村久历官府朝廷，对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大事十分熟悉，如主战主和之争，韩侂胄北伐，史弥远执政，皆所亲历。并对南

渡初期的抗金名臣名将李纲、宗泽等人事迹深有所闻。另外，后村也曾屡次被疏免官降职，曲折浮沉，对人生社会有更深切的体验认识，结交了不少布衣之士，他的阅历是十分丰富的。

后村的文学成就比较全面。在诗歌方面，他是南宋后期诗坛大家，不但内容广阔，涉及到政治现实、战争生活、咏史咏怀、山水田园、题画咏物，而且在艺术上博取众家，转益多师，勤于探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初学“四灵”，继而又成为“江湖派里最大的诗人”。（钱钟书《宋诗选注》）晚年则重在发扬陆游、杨万里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格调沉痛而情感更为深刻，抒写个人落寞情怀的诗作则于消沉低回之中含悲凉疏放之致。后人誉其诗为“奇隽而不诡于理，閎肆而不离乎范。内无竭思，外无遗象，以此继两宋诸大家轨迹，洵不可不谓之后劲也”，“后村之诗，实天地间瑰奇绝特之宝”。（姚培谦《刘后村诗集序》）

后村还是南宋的著名词人，与刘过、刘辰翁并称“三刘”，是辛派词人的殿军。因后村词作的成就高于另外二刘，而被与辛弃疾并称为“辛刘”。他的词饱含爱国激情，充溢着民族自尊，迸发着收复山河的希望之火，风格豪放雄迈，大声鞞鞫，激越悲壮，感人肺腑，催人奋进。被誉为“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冯煦《宋元十一家词选例言》）

当然，后村的诗词创作，相比陆游、辛弃疾还有一定差距，比如他诗中过于注重用典和事对，词风有时失之于粗豪。但就总体来看，后村作为南宋后期诗词一大家则依然当之无愧。

二

后村的小品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内容上的丰富深刻。由于后村享年长久，游踪广远，交游众多，见识丰富，学问渊博，所以他小品散文的内容就广泛地涉及到了社会人生的

各个方面。

后村小品散文中，深深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请看他对那些爱国将领的深情描述：

其（指宗泽）领开封也，粘罕虽去，尚屯兵河上。都人懔懔，莫有固志。公至旬月，军民接堵，拊凋瘵以恩，馭豪猾以威。降胡溃卒，望风向附。两河群盗百万，号公“宗爷”，愿效死力。山寨豪杰皆自备粮械，听公调发。公因人心奋激，剋期北上，二十四疏请上回銮以系众心，“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优诏嘉叹，而有阴沮之者。公忧郁，疡生于背，诸将问疾，公曰：“吾固无恙。若等能灭仇虏，吾死无恨！”众皆泣。属纆犹呼“过河”者三。忠臣义士闻而痛之。（《宗忠简遗事序》）

语短情深的叙述，不但把一位赤胆忠心的抗金将领写得栩栩如生，而且反映出广大人民同仇敌忾的抗金意志。两河群盗（实际是起义群众）称宗泽为“宗爷”，是多么尊重敬仰而又亲切的称呼，生动地映射出在民族矛盾面前，阶级矛盾已退居其次，各阶级阶层的人万众一心抗敌卫国的动人情景。而宗泽临终时大呼：“过河！过河！过河！”则又凸现了一位爱国将军的悲壮形象。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深深体会到后村那满腔的爱国热忱。此时，我们不禁联想起后村那首著名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上阙：

北望神州路，
试平章、这场公事，
怎生分付？
记得太行山百万，
曾入“宗爷”驾馭。
今把作握蛇骑虎。
君去京东豪杰喜，
想投戈下拜真吾父。

谈笑里，定齐鲁。

后村心中萦绕不去的，是恢复故土的热望，后村心中景仰难忘的，是“宗爷”这样的铁血精忠。反之，后村对主和投降的奸佞之臣，则切齿痛恨，义愤填膺：

（秦）桧相十九年，忠臣良将皆死其手。呜呼！天也。

（《宗忠简遗事序》）

并引宗泽之语，怒斥投降派奸臣汪伯彦、黄潜善：“朝夕赞陛下南幸，弃河南北、京东西、淮南、陕西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不知二三大臣何故厚于贼虏、薄于国家如此？！”

另外，后村对坚持民族气节的士大夫也非常敬重，屡次提到的徐师川即一显例：

师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伪楚讳者。师川名婢曰：

“昌奴”，朝士至则呼之。以名节自任。（《徐师川诗序》）

师川不践伪楚之廷，挂冠而去。……岂直以词翰工乎？

（《米南官帖》）

后村久历地方官府，也曾任朝中为官，自然少不了许多行政事务。在这方面，他比那些隐士诗人或江湖文士更能看出其中的弊端，而且有一种不尚清谈，提倡实干的作风。其指斥时弊，往往一语中的，中肯而合于实际，如他提到地方官副职与正职间的矛盾：

自国初置倅，与监司太守俱名按察，异时独御，发僚吏奋笔涂书判。长官一举手，辄从旁掣之。倅尝横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无事权之实，更以督经、总制钱为职业。筹算伤雅道，敲扑败清思。司存冷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谦逊退避，自托于聋，丞者皆是也。然则昔也恶权之专，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权之分，而惟恐倅之不削。亦其势然欤？（《重修通判厅记》）

此等语非个中人不能道。他反对空谈义理，不务实际，尤其是身

负政事之责的官员。认为论道和务实应统一起来，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顾不能其粗者，何欤？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

御史唐公则不然。方其与朋友讲学也，一字一差，一义之疑，及复论辩累数千言。及其为百姓决讼也，察见情伪，出入条令，鬻讼之人皆骇伏，舞文之吏不能变。可谓本末俱举、精粗无间者矣。（《跋唐察院判案》）

后村认为，“儒学吏事，粗言细语，同一机捩，有不可得而废欤”。（《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九十三卷末》）所以他特地摘取自己过去任地方官的“书判稍紧切者为二卷，附于续稿之后”。（同上）

后村小品中，还表现出他不盲目迷信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自言：

余素不晓支干，又不信吉凶祸福之说，且厌夫世之挟技者谄谀以求悦，揣摩以幸中也。（《题日者叶宗山行卷》）

近世丹家，如邹子益、曾景建、黄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不及识，然知其为闽清葛氏子。邹不曾七十，黄、曾仅六十，蟾尤夭死。时无它异，反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之有仙，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王隐君六学九书序》）

他还在《跋西真赠日者郭公序》中反对以五行命相定好恶之说，也表现出冷静的哲学思考。

后村见博闻广，对于绘画书法很有见地。他对许多书画作品的题跋，表现出深湛的艺术修养和高超的鉴别能力。他在《跋李伯时罗汉》中，追溯了水墨画的源头，并指出其淡远之特点：

前世名画如顾、陆、吴道子辈，皆不能不着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画家。至龙眠始扫去粉黛，淡毫轻墨，高雅超诣，譬如幽人胜士，褐衣草履，居然简远，固不假袞绣蟬

冕为重也。於乎！亦可谓天下之绝技矣。

这无异为中国绘画史添一史料。又如在鉴别真伪方面，他能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甄别：

此画元中题老杜赞于前，伯时自跋其后。元中小楷有名，伯时行书间见诸帖，参校与此轴字无少异。字真则画亦真矣。（《伯时临韩干马》）

这是参校诸帖之字，定此画为真。又如：

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际谨重如彭祖之观井，何尝以芦渡杯渡为神哉？呜乎！此固维摩诘不能作欤？（《王摩诘渡水罗汉》）

这是以水平论真伪。类似校勘学之“理校”，虽无旁证，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言。

更为重要的是，后村在文艺尤其是诗歌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由于他本身是创作极丰的大诗人，又博闻广识，因此他的诗评见解颇高。他曾学习多家风格，“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诚斋，又兼取东都、南渡、江西诸老，上及于唐人大小家数，手抄口诵”。（《刻楮集序》）所以，他的诗歌评论，不是局外人的空言论道，而是个中人的三昧真言。如他谈到宋诗：

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也。作杨、刘，则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捋扯义山之谑。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各极其天才笔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

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完极历代体制之变，蒐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黄山谷诗序》）

简直就是北宋前叶的一篇诗歌简史。而且评论得当，平章剖切，虽百世而难移。

三

后村的小品散文，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

由于后村既曾述职台阁，也曾转任地方长官，还多次被罢职奉祠，致仕后又屏居五年，因此人生阅历极为丰富。他既不同于一生荣华不知民间情事的高官显宦，也不同于终身潦倒未谙朝廷大局的白衣寒士。所以，发之以议论，就显得堂庑特大，宏博深富，而又能中其肯綮。如他评论国事：

（辛弃疾）又欲使李显忠将精锐三万出山东，使王任、开赵、贾瑞辈领西北忠义为前锋。其论与尹少稷、王瞻叔辈绝异。

呜呼！以孝皇之神武，及公壮盛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居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余读其书而深悲焉。（《辛稼轩集序》）

表现出后村国家大局了然于胸的宽阔视野和高瞻远瞩的卓越识见。但后村对于民间么么细事，也能洞幽烛隐，明察秋毫，请看他巧制一讼案：

阿冈所堕之胎，月数已满，非惊堕也。许十八自以病死，非惊死也。有邻有证，一一分明。许珪为人之侄，辄将弟妇堕胎，妄论叔父许三杰，又敢将自死之弟重迭诬执叔父；又敢将叔父殴打，验伤有尖物痕，见之县案；又扛许十八尸首入叔父房，打碎叔父门窗户扇什物之属；又将尸首扛入叔家寿木之内。许三杰父子不堪其扰，煮汤泼出，致伤许珪母阿姜头面。

原情定罪，许珪不可胜诛。况撰造致死公事骗挟平人尚不可恕，今乃骗挟叔父，此何理哉？许珪妄以弟及弟妇致死

诬人，自合反坐，兼殴伤叔父，合于徒三年上加一等。虽已经赦，而赦后妄讼不已，本合断配。缘许珪之父日新，自始至终不肯出官，可见犹有爱弟之意，但不能教训悖逆之子耳。今若将许珪断配，则许三杰与兄日新同居，共门出入，自此何以相见？然此等凶恶之人亦不可恕。

许珪勘下脊杖十五，编管五百里，枷项押下本县，限十日监赔寿木一具，并修整打坏门窗户扇什物，还许三杰取领。状申切待为减罪名，如恃顽不伏赔还，解来引断押发。

许三杰泼伤兄嫂，照赦勿论。

直司部决民讼，不论道理，以白为黑，以曲为直，有如此者。书拟官夺俸一月，追吏人问。（《鄱阳县申勘余干县许珪为殴叔及妄诉弟妇堕胎惊死弟许十八事》）

一案涉及当事七人，评论分明，断决合情入理。兼及处罚原审官吏，丝丝入扣。条理清晰，语言简炼，以四百字之短文，无一赘语。

由于后村一生既曾显达荣耀，也多坎坷落寞，既有“堂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经历，也有门庭冷落门可罗雀的感受。因此他的议论就多一份比别人感触更深的人生思考，其小品中打入了他切身的人生感慨和深刻的哲理思索。读之令人深思。如他所引的对“嗜”与“力”的议论：

人莫不有嗜，嗜美色，……嗜爽口，……嗜声名嗜富贵。嗜无穷，力有限，则必疲心役智以求之而后饜。……盖声名富贵，非有力不可致，而世之嗜之者众；是二物（指山间之云与涧中之泉）不待有力而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予得而擅之。（《云泉精舍记》）

这段话以简洁的笔触和形象的比喻，说明了物质欲望与精神追求之不同，表达了一种高洁的境界与情操，又如对“静”与“躁”的议论：

天下之至音，非静者不能闻；至乐，非定者不能知也。风之寥然也，水之淙然也，啸之嘈然也，入于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为天籁，元结以为全声，阮籍以为鼓吹为凤音，得于心异也。何也？躁之不如静也，动之不如定也。（《听雨堂记》）

他认为宦达之人晏寐早朝骑马听鸡是躁，而家庭讲贯自为师友对床闻雨是静，只有静才能更宁静地欣赏自然造化之趣。再如论“藏”与“密”：

盖挠败吾之藏，声闻也；挑扶吾之藏，语言文字也。君终身肥遁，绝去声闻，潜心妙道，扫空语言文字，夫如是则几于密，而知所以藏之矣。（《藏庵后记》）

在社会上的出处行藏，是处世哲学的一大关键。后村以豪华落尽归于寂寞之经历道此语，别显一种悠远意味。

后村小品还善于描写和营造意境，如《马和之觅句图》：

夜阑漏尽，冻鹤先睡，苍头奴屈两髁煨残火。此翁方假寐冥搜，窗前有缺唇瓦瓶贮梅花一枝。岂非极天下苦硬之人，然后能道极天下秀杰之句耶？

一幅虽清贫而意悠远的画面，虽无“金盆盛牡丹”（《信庵墨梅》），只是“缺唇瓦瓶”却插寒梅一枝，其清雅之趣盎然而出。而且，作者对这种情趣的欣赏与赞美，也自然融于对人物环境的描写之中。情融于景，景融于情，情景交融而不可分。

后村在其诗歌中好用事典，曾为人所诟病。但其用典贴切，无疑也会收到言简意深的良好效果。后村散文小品中，所用典故也非常之多，但其运用起来恰切自如，并无生硬拗涩之感，有时反而使文章生辉，如《游受斋集序》：

盖公自一命至三命，自弱冠至开九襄，夷险一致，庄老一节。故发之于文，塞下者，越石、士稚之壮；榻前者，刘向、周堪之忠；家庭者，郎陵、太丘之训；郡国者，召伯、

国侨之受，里社者，二疏两龚之趣。

琳琅满目，如数家珍，而无一不贴切契合，使人览读之余，觉其渊博宏富之学，深受益焉。

后村还注意语言的锤炼。他好对偶，尤爱放翁之“奇对”，成为他文章之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埙《隐居通议》曾载后村苦思精对的一则故事：

尝记故友车震卿，景定间留行都待班引，时后村当制。一日下值，震卿谒之寓舍，公方苦痰，眩不能迎客，延入卧内，则见其伏枕而又若有所构思者，已而且呕且视草。震卿问之，则方撰《贾忠肃涉封魏王制》也。谓震卿曰：“适思一联云：‘忠臣义士，知祖逖誓江之心；故老遗黎，悲宗泽过河之志。’”

祖对宗，誓江对过河，且用两则志在恢复之典故，精切警醒，可见其用心良苦。在后村小品中，此类句甚多，举数例如下：

神厓鬼洞，束蕴而进；唐鐙宋刻，剜苔疾读。（《送陈子东序》）

龙非叶公之所得见，雷非阿香之所能推。……或跌荡犯黑帝之威，或仿佛起瑶姬之慕。（《雷院》）

丽不至褻，新不犯陈。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跋刘叔安感秋八词》）

对偶精工，用典适切，非学识功力深厚者不能为，非精思覃虑者不能道。典雅繁富，词采绚烂。然而后村小品还有善用俗语的一面，读之亲切，令人觉得平易可近。不使人觉得陌生疏远，华而不实。这也是与后村常恨“词胜理、华胜实”（《退庵句士集序》）的理论主张一致的。如

前辈咏市医云：“左手捡方右雇金，两手虽殊均剑戟。”蔡君则异于是。富者至，予之药；贫者至，亦予之药。固“两手均剑戟”者之所愧也。（《题龙溪蔡德容道院》）

庸医杀人不用刀，而其药方乃杀人之戟。其收取酬金之“宰人”，亦甚于快刀利剑，何其平俗，而又何其惊警形象。

四

本书名为《刘后村小品》，侧重选取后村散文中篇幅短小，清新生动之作。《后村先生大全集》虽煌煌一百九十六卷之巨，但除诗、词、赋之外的散文，多为篇幅较长之文字，其中有许多应用公文，不仅了无新意，且拘于制度，如奏议、表笺、书制等，一律不选。另有一些应酬文字，如墓志、行状、书启等，逢场作戏，言不由衷，亦不选。还有一部分祭文、祝文、上梁文，均为套语，亦不选。可选者都在记、序、题跋等卷中，均为行文流畅，思想活泼，读来能够开启心智陶冶情趣者。

后村之作，今国内尚无全集排印本。仅“诗话”部分有标点本，因其诗话属古代文论范畴，读者面窄，也未选入。本书是以四部丛刊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旧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为底本，参校四库全书《后村先生集》、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津逮秘书本《后村题跋》，其校正者经改，不再出校记。然而二书乃选本，故许多篇什不得以据校。四部丛刊本系手抄，错讹衍脱，所在不少，今均以□志脱字，其讹衍者于注文中说明。

后村散文，笔者迄今未见注本。而后村又博闻广识，好用事典。笔者筭路蓝缕，前无依傍，深感力不从心。唯我们二人，虽一在东瀛，一在华土，然于中国传统文化，至为倾心，仰之钻之，孜孜不已。书信讯问，亦皆砥砺切偲之言。今仅以此注本奉献于读者，缺疑之处，尚希方家指教。

赵 季 葉言材

一九九六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1)
云泉精舍记	(1)
重修通判厅记	(3)
听雨堂记	(5)
味书阁记	(8)
漳州鹤鸣庵记	(11)
风月窝记	(15)
山中祠堂记	(17)
藏庵后记	(20)
桐锦斋记	(23)
小孤山记	(25)
碧栖山房记	(28)
雪溪亭记	(31)
新筑石塘记	(35)
泉山书院记	(39)
雷院记	(43)
送陈子东序	(45)
刘圻父诗序	(47)
陈敬叟集序	(49)